

明清时期的进退定律

三千年来谁著史

冷成金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政治是一种大智慧

（代前言）

对于传统政治，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会，好像搞政治就是搞阴谋，搞政治就是搞权术，总之，政治与官场差不多是同义词。实际上，政治并不仅仅是治人之术，更不是流氓手段，政治是一种大智慧。它需要将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兵家、阴阳家、农家、墨家等各家的智慧融合起来，使这些智慧能够“雅俗共赏”，更要将治心与治事融合起来，真正做到“内外合一”。如果真能做到这样，那恐怕真的会有“圣王政治”了。当然，将政治搞成这样，自古以来就没有几个人，甚至连一个也没有。

这样的政治本来就是一种理想，不可能在现实中完全实现，但不能因为无法完全实现就抛弃这样的政治，这种理想政治的用义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。数千年的传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。

五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我们无限丰富的智慧，那应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，我们决不应该对其有任何亵渎的举动。对于我们来讲，

那些历史的陈迹也许首先显现出了权术的一面，但实际上，传统智慧绝不仅仅是一种权术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至为深刻的文化，只有当我们用自己的生命来体味这种文化，整个身心都浸透了这种文化时，才能自然而然地达到内谋谋圣，外谋谋智的境界，才能成为圣智兼备的谋略家。

中国人生来似乎就是谋略家、政治家，时时用智，处处用智，似乎已成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，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”这副对联，说透了中国的世事人生。但是，这副对联将因果关系颠倒了，绝非懂得人情世故就是懂得了学问文章，而恰恰是道德学问的深浅决定了处理人情世故水平的高低。纵观历代成功者，从无只靠权谋而成功的。没有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的人，玩弄权术只会玩火自焚；而只要达到了“内圣”的境界，就自然会取得“外王”的成功。当一个人灵根深种的时候，他的心灵就不会枯竭，智慧就会像源泉一样地汨汨流出。

中国的一切都似乎和政治有关，从家到国，从幼到老，从农到商，似乎都要运用政治智慧。然而，政治是一种大智慧，它的背后是无限深厚丰富的文化，只有深深地体味了这种文化，才能借助这种智慧走向成功！

目 录

政治是一种大智慧 /1

第一编 开国与固权

开国易，固权难 /3

开国皇后 /14

政坛上的奇人逸士 /23

做大事要有大决断 /33

政治预言家 /38

循序渐进的为臣之道 /44

朝里有人好做官 /47

官场无父子 /52

明朝的特务统治 /63

权监刘瑾 /72



魏忠贤之谜 /82

明朝最大的冤案 /94

人性的弱点与以少胜多 /107

裙带与权力 /114

少年康熙 /124

西太后政变上台 /133

“学者与贤相的楷模” /137

假仁假义而登上皇位 /144

权力与改革 /148

第二编 大才与小才

您是什么样的才 /161

中国军事史上的杰作 /170

量才授官 /177

目 录

抗倭英雄俞大猷 /182

政治上的孤胆英雄 /187

儒将 /193

灯下黑 /200

除奸要用辣手 /204

逆境与不遇 /207

庄严与滑稽 /215

小人难成大事 /221

和珅“贪之有道” /227

古人判案的物证 /231

方士与方术 /238

谥号“文正”的邪臣 /246

仁人与君子 /250

李莲英专宠之谜 /256



第三编 政治是一种大智慧

古代的律师 /269

以情决狱 /277

文 治 /281

龙蛇之蛰，以存身也 /284

性相近，习相远 /291

古人的“攻心战” /294

中国古代的解梦术 /299

海瑞罢官 /304

刚柔之道 /309

上医医未病 /314

满街都是圣人 /317

谏于无形 /322

严父慈母与严母慈父 /325

可变与不可变 /328

不可过度信任 /331



词臣，陈君佐过惯了逍遥自在的生活，并不愿意，朱元璋也未勉强。又过了几天，朱元璋遇一士人，见他文采风流，相问之下，知他是重庆府监生，朱元璋便命他属对，自出上联道：“千里为重，重水重山重庆府。”那士人也不假思索，开口对道：“一人为大，大邦大国大明君。”朱元璋闻言大喜，第二天，就遣人送去了千两黄金。

如果谁无意当中冒犯了他，甚至被人无中生有地构陷，朱元璋也横加杀害。例如，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的《万寿贺表》中有“体乾法坤，藻饰太平”之句，其中“法坤”读作“发髡”，即剃去头发，朱元璋怀疑是讽刺自己当过和尚，“藻饰太平”与“早失太平”同音，这位教谕当然也就成了枉死城里的新鬼。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《谢赐马表》中有“送瞻帝扉”，“帝扉”可读作“帝非”，朱元璋也怀疑这是吕睿暗示他不能当皇帝，也将之杀头。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《谢东宫赐宴笺》中有“式君父以班爵禄”，其中“式君父”可读作“失君父”。祥符县学谕贾翥为本县作《正旦贺表》中有“取法象魏”，其中“取法”可读作“去发”，朱元璋都以为是对自己不敬，均处以死刑。

逢年过节或是谢恩上表，总免不了要写一些歌功颂德的话，谁知这些文人却大遭其殃。最为怪诞的是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为本府起草的《贺表》里有“光天之下，天生圣人，为世作则”之句，这本是极尽颂扬的话，谁知朱元璋见了大发其火，他说：“‘生’者，僧也，这是骂我当过和尚；‘光’则秃也，说我是个秃子，‘则’音近贼，是说我当过盗贼。”这位拍马屁拍到驴腿上的教授，只好呜呼哀哉了。在这种严酷的文字狱的统治之下，文人学士只好缩头缩脑，别说高谈阔论，发表什么政治见解，就是平时说话作文，也要小心万分，否则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横祸就会飞到自己的头上。

朱元璋用这些手段改善了吏治，巩固了他的统治，树立了威信。

同时，他对于一些谋反或是不驯的功臣，也决不手软，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大狱，不仅是明朝的两次大狱，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狱，这两次大狱共杀死了四五万人，朝廷官员几乎为之一空。自此以后，朱元璋的权力“棘杖”上的确没有扎手的硬刺了。

在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中，武臣立功最著者，当推徐达、常遇春，文臣立功最著者，当推李善长、刘基。刘基是一位奇人，他洞察世事，无有不中，因此，他对朱元璋封赏的官职，多次拜辞不受，因为他知道朱元璋生性伎刻，很难容人，跟他共事长久，必不免有杀身之祸。而李善长却官至右丞相，封韩国公，有骄矜之态。朱元璋对他渐感不满，想换掉李善长，让刘基为右相。刘基说：“善长是有功的老臣，能够调和各将的人际关系，不宜马上把他换掉。”朱元璋很奇怪地问道：“善长多次说你的短处，你怎么多次说善长的长处呢？我想让你做右相，不知怎样？”刘基顿首说：“换相好比换殿中的柱子，必得用大的木材，若用小的木材，不折断也必定仆倒，我就是那种小材，怎能当右相呢？”朱元璋问：“杨宪如何？”刘基说：“宪有相材，无相器。”又问：“汪广洋如何？”又答：“器量偏浅，比宪不如。”又问：“胡惟庸如何？”刘基急忙摇头道：“不可！不可！区区小裨，一经重用，必至辕裂犁破，祸且不浅了！”

不久，杨宪因诬陷他人而被处死，李善长又被罢去相职，胡惟庸逐渐升为丞相。他听说了刘基对自己的评价，怀恨在心，就诬陷了刘基的儿子，又害了刘基。刘基忧愤成疾，被朱元璋派人护送回青田，不久去世。害死了刘基之后，胡惟庸更加意气扬扬。他恃权自专，朝中生杀陟黜之事，不待奏闻，就自行决断；对于送来的奏章，他也先行拆阅，凡不利于己者，就藏匿不报。朝廷势利之徒，蜂拥而至，胡家珍宝金帛，积聚无数。魏国公徐达看不过去，就给朱元璋上了密本，说胡惟庸奸邪，

应加诛除。朱元璋没有相信徐达的话，反给胡惟庸知道了这件事，因此，胡惟庸对徐达怀恨在心。于是，胡惟庸就私下里买通了徐达家里的看门人，让他诬告徐达，谁知弄巧成拙，这计谋被自己的守门人报告了徐达，反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怀疑，每天上朝都提心吊胆，恐怕遭到不测之祸，等了几天，竟然没事，才逐渐放下心来。

胡惟庸自此收敛了一阵，后来觉得自己应当再找个牢靠的靠山，就看上了李善长，李善长虽不当丞相了，但朱元璋还是十分看重他，经常出入宫廷。胡惟庸请人做媒，把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，胡惟庸有了李善长这一靠山，不觉又趾高气扬起来。正巧，胡惟庸定远的老家宅中的井里忽然长出了竹笋，高及数尺，一班趋炎附势之徒都说是极大的吉兆，又有人说胡惟庸家的祖坟上每天晚上有红光照耀天空，远及数里。胡惟庸听了，更觉得是吉兆，越发得意。

恰在这时，德庆侯廖永忠，因擅自使用皇帝的龙凤仪仗而被赐死，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劝谏朱元璋，说他分封太多，用刑太繁，求治天下之心太过迫切，结果使得朱元璋大怒，把他捕入狱中，活活饿死。安吉侯陆仲亨擅乘驿车，平凉侯费聚招抚蒙古无功，均被朱元璋下旨严厉责罚。汪广洋罢相数年，由胡惟庸推荐，重登相位，不久又因刘基案被贬谪，汪广洋知道胡惟庸的不法行为，但一直替他隐瞒，在二次罢相之后，出居云南，不久即被赐死。朝廷官吏屡屡得咎，使得朝廷之上人心惶惶，深怕祸及己身。尤其是汪广洋被赐死，更使胡惟庸觉得震动，他认为朱元璋迟早要惩治自己，就下定了反叛的决心。

首先，胡惟庸把那些遭到朱元璋惩治而心怀不安的官吏争取过来，结成党羽，然后又托亲家李存义去他的哥哥李善长那里探听口风，李善长知道这是祸灭九族的事，起初不肯应允，经李存义再三说明利害，最后默许了。从李善长的态度里胡惟庸得到了鼓舞，加紧了谋反的准备活动。胡惟庸把一些亡命之徒结纳为心腹，又暗地里招募了一些勇士组成

卫队，并把天下兵力部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，再派人去同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联系，引为外援，还结交了一些掌握兵权的人，准备一旦事发，就起兵响应。他又秘密结交日本派来的贡使，作为事败之后的退路。

胡惟庸在觉得一切准备完毕之后，就于洪武十三年（公元1380年）正月，奏告朱元璋说京宅井中出了一眼甜泉，乃是大吉大利之兆，请朱元璋前去观看。朱元璋竟信了他的话，车驾从西华门出发，准备前往。就在这时，内使云奇突然闯入辇道，勒住了朱元璋的马缰绳，极力劝阻朱元璋，说是不可前往，由于情势太急，云奇声调急促，以至不能说得明白。朱元璋见此情景大怒，以为云奇放诞不敬，就喝命左右用金锤挝击。云奇断了胳膊，仆倒在地，气息奄奄，但却用手指着胡惟庸的宅第方向。这时，朱元璋突然明白了，忙登上高处向胡惟庸的宅第方向看去，但见胡宅中隐隐透出兵气，朱元璋大惊，立即发兵前往捕捉。

不一会儿，羽林军就将胡惟庸及埋伏的甲士捉拿归案，经人对质，胡惟庸无法抵赖，只得承认。胡惟庸被牵至市曹，凌迟处死。

朱元璋当然不肯罢休，他派出官吏，四处拷掠，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一同清算，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、蒙古，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，由此牵连到的胡惟庸的亲族、同乡、故旧、僚属以及其他关系的人皆被连坐族诛，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。

又过了十二年，蓝党之狱又成。凉国公蓝玉，是著名的武将，也是开国功臣，但为人桀骜不驯。蓝玉与太子朱标是间接的亲戚，往来很亲密。蓝玉在北征时看到燕王朱棣的行止，深感不安，回来后对太子说：

“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地里实在是太有威风了，其行止不亚于皇帝。我还听说燕地有天子气，愿殿下细心防备，免生不测。”太子为人生性忠厚，不愿生事，就对蓝玉说：“燕王对我十分恭顺，决不会有这样的事。”蓝玉见太子不信，只好自找台阶说：“我蒙受殿下的恩惠，所以才秘密地告诉你涉及利害的大事。但愿我说的不中，不愿被我言中。”

不久，太子病死，朱元璋觉得燕王朱棣为人阴鸷沉稳，很像自己，就想立他为太子，但一些大臣反对，觉得于古礼不合，也对其他皇子无法交代，朱元璋只得立了朱标的儿子做皇太孙。燕王朱棣见太子已死，无人替蓝玉说话，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朱元璋说：“在朝诸公，有人纵恣不法，如不处置，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。”朱棣虽未明指蓝玉，但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蓝玉曾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，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了，再加上“纵恣不法”四字，更是确指蓝玉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蓝玉竟还率性而为，一点也不约束自己。他出征西番，擒得逃寇，且捉住了建昌卫的叛帅，自以为功劳更大了，愈觉得意扬扬，本以为回朝后定会大有封赏，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理他。到册立皇太孙时，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，却没想到自己还是太子太傅，反倒让冯胜、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。蓝玉十分愤怒，扯着袖子大喊道：“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？”他这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不高兴。

自此以后，蓝玉上朝奏事，没有一件能够获准，但蓝玉不仅不知收敛，还更肆无忌惮，即使陪皇上吃饭，也出言不逊。一次，他见朱元璋乘舆远远经过，便指着说：“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！”此语一出口，大祸即来。其实，蓝玉并未像胡惟庸那样谋逆，只是“祸从口出”罢了。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，立刻告及蓝玉谋反，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、普定侯陈垣、景川侯曹震、舳舻侯朱寿、东莞伯河荣、吏部尚书詹徽、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设计起事，欲劫皇上车驾，朱元璋听了，正想杀人而找不到借口，便不问青红皂白，一齐拿到朝廷，并亲自审问，再打入刑部大牢，以假作真，全部杀死。

仅此还嫌不足，凡与蓝玉偶尔通信的人，也不使漏网，四面构陷，八方株连，朝廷中的勋旧，几乎一扫而空。此次前后共杀一万五千余人，与胡惟庸案杀人并算，共计近五万人。

至此还不罢休，蓝党之狱过后年余，颖国公傅友德，奏请土地，不

仅不准，反予赐死。宋国公冯胜，在缸上设板，用碌碡打稻谷，以作打谷场，声响远震数里，有仇人状告冯胜私藏兵器，朱元璋把他召入廷内，赐以酒食，说是决不相信别人的谣言。冯胜喜不自禁，谁知刚刚回到家里，即毒发而死。定远侯王弼，在家里曾叹息说：“皇上春秋日高，喜怒无常，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！”这一句话，果然被特务告密，立即赐死。

这样一来，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，即便有几个，也早已远离朝廷，不涉政事了。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、汤和、邓愈、沐英六人得保首领，死皆封王，但徐、常、李、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大狱之前，沐英镇守云南，总算偏远无事，只有汤和绝顶聪明，洁身远引、解甲归田，绝口不谈政事，享年七十多岁，得以寿终正寝。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，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，确实应数明代。

朱元璋从改变官制、改善吏治、严格法令、压制舆论、杀戮功臣和特务统治六个方面集中权力，巩固他的统治地位，可以说收到了相当的成效。自洪武年间及其以后，明代的君权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旁落过，至于燕王朱棣起兵争位，那是皇帝家里自己的事了。

【评议】

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，权力的“棘杖”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？杀了近五万人来巩固皇权，试图为子孙后代削出一把可以挥压万民而又光滑可手的权力之杖，其结果怎样呢？还不照样是叔侄争位、宗室相残？还不照样是奸佞迭出、祸乱相行？

孟子说：“不嗜杀者能一之。”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、保天下。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念，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，今天还是否适合，也许是个很值得探寻的课题。

开国皇后

【引言】

在中国历史上，开国帝王很多，因为每个朝代都有一个开国帝王，但我们很少听说有开国皇后。的确，有开国帝王不一定有开国皇后，能与开国帝王生死与共并能共享安乐的“开国皇后”确实如凤毛麟角，屈指可数。正是因为少之又少，所以才显得更加珍贵。时至今日，每个创业者几乎都希望有一位红颜知己与自己携手共进，但如愿者几稀。因此，与红颜知己共闯商场与疆场，似乎已成为现代创业者梦寐以求的事。

【事典】

当我们怀着上述的目标去搜寻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，我们惊奇地发现，明朝开国帝王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，不仅是一位真正的开国皇后，似乎也符合现代人的要求。

朱元璋早年寄身寺中，暂做和尚，穷困潦倒，后见郭子兴起兵反元，就投到郭子兴的军中。郭子兴见朱元璋气宇不凡，相貌出众，也十分看重。朱元璋作战勇敢，智勇兼备，打了不少胜仗，郭子兴对他就更加器重。后来郭子兴曾同夫人张氏谈及朱元璋的军功，张氏说：“朱元璋的才能，我不太了解，但看他的相貌，将来必定有一番作为，应该加以厚恩，使

他感恩图报，方肯为我们出力。”郭子兴说：“我已提拔他做队长了。”张氏说：“依我所见，这还不足，听说他已二十五六岁，尚未成家，何不将义女马氏配给他，一可使壮士效诚，二可使女有所归，也算是一举两得之事。”郭子兴思虑了一会儿，觉得不错，就挑了个机会，告诉了朱元璋，朱元璋当然十分高兴。

马氏不是郭子兴的亲生女儿，而是他收养的义女。在郭子兴微贱的时候曾与宿州的马公结成了生死之交。马公是宿州新丰的豪富，为人慷慨仗义，疏财济贫，天长日久，家业就衰落下去，他的妻子生下一女，不久就病死了。此女从小无人照管，过惯了贫苦的日子。后来，马公杀人复仇，为了避祸，就把女儿寄养在郭子兴的家里，后来郭子兴听说马公客死异乡，就收马氏做义女，加以抚养。好在此女聪慧，郭子兴教她文字，刘氏教她针线，一经指导，无不立会。到了十六岁，既出落得一副好身材，更兼知书达理、勤劳贤惠，可谓秀外慧中。马氏早就听说朱元璋之名，朱元璋也知马氏是郭子兴的义女，二人相互倾慕，结婚后十分和睦。

朱元璋做了郭子兴的乘龙快婿，不久就被提升为镇抚，再加上他战功赫赫，大家都尊称他为朱公子。郭子兴见朱元璋威势日重，倒还没有多想，他的两个儿子看了却心怀嫉妒，再加上朱元璋同他们称兄道弟，他俩更觉不满。于是，这弟兄两人密谋定了，想驱除朱元璋。俗语说，疏不间亲，兄弟俩编造谎言，屡屡在郭子兴面前谗毁朱元璋，起初郭子兴不听，但说得多了，郭子兴不免起疑。尤其是郭子兴的性格不够大度，偏怀苛刻，遇事不能明辨，易听人言，所以，郭子兴害怕朱元璋真的擅权自专，将来会危及自己。而这时朱元璋并不知道郭子兴对他已起疑心，在军事会议上还是率先发言，不免有顶撞郭子兴的地方。郭子兴大怒，找了个借口，把他关了起来。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听说了，觉得害死朱元

璋的时机已经到来，便偷偷嘱咐膳夫，不要给朱元璋送饭，把他活活饿死。

朱元璋未能回家，马氏便探知了此事。她偷偷地跑进厨房，拿了一块刚刚下锅的热饼，准备送给朱元璋吃，谁知刚出门就撞见了父母，她怕被义母看破，连忙把热饼塞进怀中，热饼烫在皮肤之上，疼痛难忍。马氏一面向义母请安，一面眼睛瞅着别处，脸上也显出很不自然的神情。义母见她神情有异，却偏偏叫住她寻根问底，后来实在烫痛难忍，就伏地大哭，说明了原委。等取出饼来一看，胸乳都被烫烂了。义母了解到这一情况，连忙劝告郭子兴，郭子兴也觉得关禁朱元璋显得过分，两个儿子再加暗害更于情理不容，于是放出了朱元璋，对两个儿子大加训诫。朱元璋知道了马氏揣饼烂胸的事以后，大为感动，尤其是马氏以此打动义母，再由义母说动郭子兴，救出了朱元璋的性命，还能使他恢复原职，朱元璋更觉得马氏德足可敬，才足可佩了。

至正十三年（公元1353年），郭子兴由于受彭大、赵均用两个将领的排挤，到滁州驻守，赵均用一直想加害郭子兴，亏得朱元璋用计贿通了赵均用的左右，接郭子兴来到滁州，朱元璋等人共推郭子兴为滁阳王，当地的所有军马，都归朱元璋节制。

朱元璋带领军队驻守滁阳（今安徽省安肥市东北）时，嫉恨朱元璋的人散布谣言，说朱元璋手握重兵，为了保全实力，不肯出战，就是出战，也不尽力。郭子兴性情耿直暴躁，信以为真，把朱元璋的得力战将都调动到自己的部队，削弱了朱元璋的兵权，对朱元璋也冷淡起来，遇到战事，也不和朱元璋商议，致使二人互相猜忌。

有一次，朱元璋打了胜仗，向郭子兴报功，但郭子兴只是冷淡地敷衍了几句。朱元璋非常懊丧，回到自己家中，长吁短叹。马氏见了，就关切地问：“听说夫君打了胜仗，我正为你高兴，为什么夫君却闷闷不乐？难道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？”朱元璋说：“你怎会知道我的事？”马氏说：

“莫非是我义父薄待了你？”朱元璋被妻子猜到心事，更加烦闷，说：“你虽然知道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马氏说：“你可知道义父为什么这样对待你吗？”朱元璋说：“以前怕我专权，已削了我兵权。现在怀疑我不肯尽力，我已争先杀敌。如今打了胜仗，你义父仍然对我冷淡。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他，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好。”

马氏想了一会儿，问：“你每次出征回来，有没有给义父礼物？”朱元璋听了一愣，说：“没有。”马氏说：“我知道其他将帅回来时都有礼物献给义父，夫君为什么与别人不一样？”朱元璋忿然说：“他们是掳掠来的，我出兵时秋毫无犯，哪里会有礼物！就是有从敌人那里夺来的财物，也应该分给部下，为什么要献给主帅？”马氏说：“体恤民生，慰劳将士，理应如此。但义父不知道这些，见别人都有礼物，只有夫君没有任何表示，反而怀疑你私吞金帛，因此心中不高兴，这才薄待了夫君。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使你与我的义父前嫌尽释。”朱元璋问：“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快讲出来！”马氏说：“我这里还有一些积蓄，把它们献给义母，请义母向义父说明情况，义父一定高兴，不会再难为你。”朱元璋觉得十分过意不去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按你说的办吧，不过这样有点太委屈你了！”

第二天，马氏将自己积蓄的贵重首饰等物品一一检出，送给义母张氏，并且说是元璋孝敬义父、义母的一点儿心意。张氏满心欢喜地告诉郭子兴，郭子兴神色怡然地说“元璋这么有孝心，以前倒是我错疑了他。”自此以后，郭子兴对朱元璋疑虑渐释，遇到战事，都和朱元璋商议。翁婿和好，滁阳城从此巩固。

然而，郭子兴的两个儿子却觉得朱元璋的权力太大，威望太高，十分嫉恨朱元璋，总想找个机会除掉他。不久，郭子兴的两个儿子邀请朱元璋出去饮酒，马氏嘱咐朱元璋说：“这两个人几次三番想害你，这次